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録監生臣張能愈

思辨録輯要卷十九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井田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産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以田産予百姓此數語説得最確

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戰國而尋其遺跡也易行之後代

而更新開拓也難行之於創造而産無專主也易行之於承平而奪民定産也難行之封建而諸侯各視為已業也易行之郡縣而守令遷轉如傳舍也難行之邊鄙而開荒集衆也易行之内地而欲奪民之世産也難欲行井田必先封建古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户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斂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

習聞無倹乎多覈而奸弊自無所容也今不行封建而區區爭井田之可行何哉

凡井田溝洫形體之制不可執一而論古人治地必因山林川澤高卑險夷自然之勢而施功斷無有塹山湮谷削圓就方之理如書所稱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以及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等語皆是大概以成法言之所謂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至於形體則何常哉後儒拘拘然

執一定之法可謂坐井觀天膠柱鼓瑟者矣

遂人職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註謂萬夫者方三十三里有奇此亦大槩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

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趨下河形無常如伊洛瀍澗之類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計也即如我吳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皆川類也然不可以方計也乃若

遂人之法則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達海長亘百餘里深廣亦數十丈而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則稍減於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横塘横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又稍減於浦至於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其深廣以次更減而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

有澮縱浦也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港汊也溝上有畛則港岸也夫間有遂溝渠也遂上之徑則塍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不徵之實境而拘拘求紙上之圖豈不悖哉

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衆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以至數十萬之衆無不可就約束善治地者必先

濬大川大川濬而後縱浦横塘以至港汊溝渠之屬無不可就條理知隊伍而後可以談八陣知濬川而後可以論井田今之談八陣者泥八門之說而隊伍之間亦欲以八起數是由衆以及寡也論井田者泥溝洫之制而萬夫之川亦必以為周三十里此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議論煩多迄無成功哉

經界是治地大法三代以後從無人識經界泥於以阡陌為經界也阡陌有實無虛經界則有虛有實阡陌

有曲有直經界則有直無曲張横渠有言經界必須正南北此有直無曲之證也又曰經界不避山河之險此有實有虛之證也

經界如今地圖之計里畫方計里畫方今人但於紙上約畧畫就古人則實實於地上經畫出來真所謂經天緯地

經界之法正東西南北其形四方每百里為大方十里一里則又為小方天下地形雖尖斜屈曲萬有不齊只

用一方格子格去便纎毫莫能遯

今天下地圖最難凖一有經界畫地圖亦極妙

今人欲定經界不可太泥古人成法古人治地即阡陌即經界葢太古之世地皆草萊治地分田絶無阻礙凡地之當為經界者隨吾所欲惟至大山大川不可阡陌處則或立標竿或設望墩為虛勢以通之且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經數千百年歴數十百聖人所行所為皆出一轍故可方圓如意今自開阡陌

後古法大壞凡當為經界處非室廬即墳墓必欲改
變動揺勢難卒正此蘓子瞻所謂井田成而骨朽之
説也愚謂當今欲復經界且須如張子横渠之説樹
立標竿或以石或以木各依方之大小刻識其上先
為遥勢使地形有凖然後視地之可為阡陌者即阡
陌之其未可為阡陌者姑徐徐以俟後庶不失推行
次第
經界是絶妙算法今人算田畝只是開方法隨地形尖

斜屈曲皆可推算不過就其中分作小方耳有經界

畫方法其中田畝便俱有定凖假如一里一方方三

百步則知其中為九百畝十里一方方三千步則知

其中為九萬畝田畝之數大叚瞭然官吏更不得欺

匿

步算田畝惟方無竒零圓斜則有竒零中多不盡法古

人治地必畫方形葢有謂也偶行南畝見田岸皆圓

斜固知是里區作弊

横渠云只看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此言一方之中或中有山原或邊高中下則中間地畝必多不止九百畝不知九百畝之說亦止言其常不可執為定據此又須每方之中細細步算隨高逐低自有算法或贏或縮絲毫俱見不容不均也

朱子孟子註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此因周禮遂人有十夫字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為鄉遂都鄙貢助各異溝洫亦不同其實溝洫何

容不同也凡為溝洫必相地形度出水高下田皆橫
畝入於遂遂入於溝溝入於洫洫入於澮澮入於川
不論國中郊外皆然非貢有一法助又有一法但郊
外有公田便於以八起數故以八起數國中無公田
便於以十起數故以十起數蓋郊外以方筭國中以
直算也豈得謂有二法乎
溝洫之制合一不特貢助為然即三代皆然蓋三代以
來自大禹盡力溝洫後殷周相繼不過因利乘便稍

加甃頓耳若貢是一番溝洫助徹又是一番溝洫雖

率天下民終身勤動亦决做不就聖賢必無此拙事

朱註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

區區七十畝此亦未是果爾則商畫方以六百三十

畝周畫方又以九百畝是溝洫三代有不同也大約

溝洫只是一般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只如今制屯田

將來分作分數計夫授田耳溝洫之制斷不容有二

溝洫不論大小方圓形勢若何只就當今水道濬令深

廣得法使蓄泄有方水旱無患便是古人之意
助法之善在公私截然分定歲有豐凶上下均受無彼
此偏枯之患然以今觀之助法亦有未可遽行者蓋
人情古今不同耕者於公田未必盡力則上下有交
責之患反不如貢法三代以後歷代通行似為便利
也但貢法不善在較數歲以為常豐凶不易王者誠
能與時損益則貢法無不可行矣
問井田之制二十授田六十歸田公家得無太勞乎曰

否甚逸井田之法上持其籍下耕其畝授田歸田皆下請於上而上為之出納非上之人銖銖兩兩家派而戶給之也其法大約如今之富家田連萬頃任人佃種但承佃出入必由主人此一主籍者之力耳不然上之人政多事繁何由知某戶小民為二十某戶小民為六十而紛紛令之授田歸田也哉

後世率用貢法而不用助法謂貢便於助也然助法有二善以公田錫卿大夫而卿大夫不得多取於民一

善也地利與民共之不敢怠棄田工不修水利二善也

古者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欲正經界亦循今制而已然二百四十步終不如百步之善蓋古法簡淨簡淨則難混今法畸零畸零則易欺也且畝數狹則民力優耕者務盡地利畝數廣則民力勞耕者易於鹵莽存心經界者亦尚審之哉

或問三代井田之法所以不可久者諸儒皆謂數世而

下則人多田少此天地乘除之數莫可如何然否曰此儒者執一不通之論聖人立法率皆萬世可行若井田之制如此則不惟不能數世即創造之始已立窮矣夫所謂人多田少者以有一民必授田百畝或恐其不足也不知古稱四民農之外尚有士工商賈尚必無隙地可授則或為士工或為商賈生路甚寛豈憂人多田少耶今世江南田甚窄然不聞佃户多而田少此亦可證

周禮言司空度地居民又曰地與民必參相得所謂狹鄉徙之寛鄉也如此自無田少人多之患

看來天地間只是地大人少曽聞之堪輿家云江廣之間多大山山中饒曠土儘有自天地開闢以來未經墾種者如此則知井田之法雖至今存亦斷無田少之患

據禹貢揚州之域厥土泥塗厥田下下今江南之民多於古數十倍而地日加闢田日益美則知人多則田

美斷不患田少也若患田少行區亦甚佳

今時欲行井田須乘大亂之後設處田皆入官定都啚修水利然後將田分作分數上田四十畝中田六十畝下田八十畝遂都遂啚編成字號募人佃種力能勝一分者一分不能勝者半分雖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聽人另佃其佃田踰一分之外及無子而授他姓不以田歸官者罪之夫定都啚經界也修水利溝洫也

作分數畫井也上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一易再易三易也募人佃種二十授田也力能勝者種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勝者半分餘夫也雖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六十歸田也然後斟酌地力輕徭薄賦是即三代之舊井田何遂不可行乎

郡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為幾鄉每鄉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

鄉正任之縣官總視其成方可不勞而事集矣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治郊野須先分鄉為幾都都為幾啚啚又分為幾號或幾圩每都立大石碑一個上書幾都面刻本都四至地形河道背刻本都田畒細數每啚立小石碑背面鐫刻都啚每圩每號亦如之使經界號段較如列眉暴官污吏自不能作弊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賦出於百姓貢出

於諸侯禹貢九州皆有賦貢冀州獨有賦無貢者畿
內無諸侯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每歲因正賦
之入各進其土之所産於君以供國用上以盡臣子
之職下以寛百姓之力此亦道理之常非貨賄苞苴
比也故周禮曰太宰以九貢致國用自封建之制廢
因併田賦土賦俱責之民間民力為重困矣有心經
世者必復古封建定貢賦之法則民尚可寛十分之
三四也

凡入貢俱宜有定額如禹貢金錫竹箭之類皆就各處土產制為定則使入貢者不得減亦不得增方可永行無弊不然則後世進奉之名起矣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此即禹貢之意然考唐初入貢之物不過藥物食用而已至代宗時有因生日貢獻至數千萬者德宗時有日進月進而遷官者則入貢之風又

未可遽開也有賢者出亦慎持之可矣

思辨録輯要卷十九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學校

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為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詩書雖多殘闕然經先儒補綴發明之功猶十得五六至禮樂則竟泯焉亡矣非

有大聖人起徹天徹地大大制作一番後世終無持循學者終無依據

聖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當孔子之時去古未遠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殘闕失次耳故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則古法盡亡必須制作若泥述而不作一語則拘牽顧忌終不能復古治然非聰明睿知極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天下古今止是一個道則知天下古今止是一個學凡

道術而不出於學校之中者皆王道所當禁也周衰百家並興其原皆起於學校之壞後世人主莫不思崇學校而聽天下各為異説雜然與學校爭持短長何由致一道同風之盛哉

學校之制自漢唐以下雖代有興舉然皆不過得其大畧未能盡復古初之意惟安定湖學教法伊川看詳學校明道上神宗書及朱子分年讀書科舉之法為詳然三者之中惟安定明道尤得貫通推行之法

昔管仲論處四民凡為士者必欲其羣萃州處暇則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又曰處士就燕閒此即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意也今庠序雖設士皆散處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謂凡建立學宮必當擇一國中勝地學宮之旁廣設屋舍令士人居之似亦於教法有裨

凡學校之師不論鄉學國學太學決當以德行學問為

主德行學問高於一鄉者即聘之為鄉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一國者即聘之為國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天下者即聘之為太學之師師得其人則天下嚮風自然人才輩出矣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決當做安定湖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則當分為易詩書禮春秋諸科治事則宜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各聘請專家名士以為之長為

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為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亦易

漢制凡五經俱設博士即書算之類亦設博士是即專家名士之意也故漢儒之學雖未精純然尊重師傅淵源有本是以其學尤多近實今世既不重師傅而學校設官如教授訓導之類徒立虛名何怪乎人才之絶少也

或以為天文兵法皆當慎秘不當設科於學校者非也

天文所當秘者在占驗一家耳至於歷數則儒者所必當究心何可秘也兵法後世亦未嘗秘但不以之教士耳然惟不以之教士故今之為大吏居方面者皆耳未習金鼓目不識旌旗一遇用兵則張皇失措舉軍旅之事一委諸目不識丁之武夫此天下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若設科於學校之中而主教得人不惟儲才有法國家受天文兵法之利抑訓才有道國家亦不受天文兵法之害

唐立武成王之廟以太公為武成王與孔子文宣王對後世因之遂設武學此大非武只是吾道中一藝孔子未嘗無武安得特設一學與文對若學校中設兵法一科則武學即在文學中矣

伊川看詳學校中有云凡學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爭心此言大妙凡學校中選人才可即聽學校中公舉學師因而察之即後來不無偏黨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凡學校中選人才只是四科德行政事禮儀文學德行中有孝友睦婣任恤諸項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項禮儀則習於吉凶軍賓嘉之典故者文學則書策詩賦即古博學宏詞之類只此四科天下人才已盡於此矣聖門言語一科即在禮儀中不必獨設

書院之設非古亦非禮也此即是學校在下者豈宜私設但在上者既不重學則在下者不得已而私創一

格以存其微意其為志亦苦矣乃後王既不能留心學校而又有幷書院而禁之者斯文一脉危乎殆哉

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絶塵囂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道妙學者於此處讀書講道觀星筭歷誠為至便深合管子處士就燕閑之意雖盛王之世不可廢也但當領於學校為學校之分曹不當另為一家耳

古有鄉學國學而無太學鄉學小學也國學太學也即

天子之學亦謂之國學蓋古者建立天子自治王畿千里之地故學亦稱為國學自後以郡縣為治天子統而理之則郡縣為國學而天子稱太學其實太學之所以教士更無不同是亦頭上安頭也然愚謂既有鄉學國學太學之名則亦當稍異其制鄉學之中則備治一鄉之法國學之中則備治一國之法太學之中則備治天下之法是亦甚妙

兆民者天子之心士大夫者兆民之心禮樂教化者士

大夫之心而君與師則主持禮樂教化者也君師能興修禮樂教化則士大夫之心正士大夫之心正則兆民之心正兆民之心正而天心不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斯二言誠然尚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又云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師尊今天下之能為師者寡矣然師

道之不立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為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為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為教而不知聖賢之道猥捷者謂之能事方正者謂之迂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脩自勵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

天下無一事無師範金陶瓦小伎也非其師則術不傳

術不傳則業不售令治天下非特範金陶瓦而使不學無術之人漫然而為之當其未仕則使之習章句當其既仕則責以簿書而欲望天下有皐陶稷契之臣成堯舜禹湯之治有是理乎故師之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也乃自三代以來數千百年有天下者曾不念及此亦獨何哉後之師傅即古之公孤天子之師也然不求其實徒存其名而已庶人欲教其子必擇良師以傳之貴為天

子為其子謀曾不若庶人豈計之得乎有王者起當

置為定例太子既生即預為講求良師或卜之大小

臣工或訪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張朱其人者而

聘之既聘即待以不臣之禮使太子北面受教講求

至道雖即位終身以師禮事之問之以道而不勞之

以政隆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則庶乎名實兩得也

古者升秀民於庠序非以寵異之也所以教之也故曰

育德庠序今之弟子員能自力學者鮮矣而上之人

又不思所以教之教官之職悉以罷老無能者充位烏能勝任而愉快乎愚謂庶人教子弟必自擇良師令之弟子員亦縣官之子弟也其師亦當令縣官自擇宜著為令典縣官下車之始即首詢民士隣近地方有才德邁衆可為師表者不拘搢紳布衣縣官親自造廬敦請詰學庶幾教職得人育德有效

省所以統郡郡所以統縣故郡有專官無專民謂凡所隷州縣之民無非其民也惟士亦然奈何州有州學

縣有縣學府復有府學割州縣之士以隷之别無意義若與州縣分士而教者恐非祖宗立法之初意也愚謂教職雖微實造士之大要也除縣邑之師令縣官敦請外其府學之師尤為鄭重必道明德立可為一郡師表者太守親自敦請俾任府學之職凡一郡生徒皆聽其選擇教誨倣太學積分之法而以時升之必與府學然後給廪蓋與府學則羣居講習有薪米油燭之資道里往還有舟車跋涉之費故須給廪

今之廪生既無負笈之勞而又無棼膏之費徒耗廪粟胡為也

洪武初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為之賜坐唱和分四時以掌爕理之任未幾遂罷此與子天子擇師之説同惜乎其遂廢而不行也

凡官皆當有品級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

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於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之制當另製為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為等庶師道日尊士氣日昌而聖人之徒出矣

松江府志云洪武初楊孟載為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皆至大官以此觀之教官決當令州縣自聘蓋學校乃人才風化所自出決不可以猥雜流品當

之今世選舉不行愚謂教官一途似尚可獨行選舉也

歷觀古今以來大抵經時變革一時賢者不死於忠節則歸於隠遯其或去而入於空釋者更多有之葢君臣之義已定改節易操固無其事而夙有抱負者又不甘與齊民同老其逃於禪説而更為主張門庭亦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也然而聖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壊矣愚謂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後而不

用勝國之遺黎故老則賢才可惜若用遺黎故老而遺黎故老竟樂為新主所用則又乖不事二君之義於此有兩全之道學校之職臣也而實師也若能如前不用品級之説則全乎師而非臣昔武王訪道於箕子而箕子為之陳洪範蓋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聘遺黎故老為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庶幾道法可嘗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至賢人盡歸放廢矣

問勝國之老曾為先朝大臣者亦可為學校之職乎曰若如今者學校之職則不可為也若如前說則既謂之師而非職矣不受爵於朝廷不受制於上司縣官以禮聘請講道論德合則留不合則去雖先朝大臣奚不可哉特患為大臣者原無道德可風而州縣之聘之者亦不以道則此說一倡又為不肖者長奔競之門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若如前說學校師當議為定制受聘不受爵受養不受

禄居於其國自縣官及縉紳以下皆執弟子禮見藩臯尊官不行拜跪其往來用書策不用文移則勝國之遺黎故老皆可以受之而無媿矣

行鄉飲酒乃縣官養老之禮聘學校師乃縣官尊賢之禮二法不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

取士與養士不同取士不論詩賦詞曲總只此幾箇聰明才辨之士無往不可以自見養士必須道德仁義禮樂詩書所以古之王者只重養士不重取士

聦明才辨之人一總埋没不得只無以養之便把他天資都弄壊了所以後世名世臣亦多是有才無徳古之人才非多於今今之人才非少於古然而古多君子今多小人者古知養士今人不知養士也養士之法莫備於周讀三禮可見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一

太倉陸世儀撰

治平類 禮

禮樂之存漢宋諸儒之功固大禮樂之廢漢宋諸儒之失亦不小漢儒不知禮樂而妄述禮樂其失也愚而誣宋儒知禮樂而過尊禮樂其失也拘而腐

見舉大石者前呼邪許後則應之或左或右𥟖而不亂

因舉謂孚光曰此處亦有禮樂

禮樂是儒家一箇陣法陣法是兵家一箇禮樂

林兆思禮射圖說大約倣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禮所為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亦謂古人舉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過寫出一規模舉止以為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為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文而趙文子之冠見於諸卿諸卿皆有㬬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

而孔子矍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喧嚣錯亂畧無威儀一行古禮則又步步循彷依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於此論之

祫禘之說諸家甚雜如公羊鄭康成王肅議論甚駁且無意義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之言亦然又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紀聞云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此數言為明爽大抵三代去今已遠禮文殘闕今所據大約皆漢儒之說未能遽別其是非只以義理斷之可耳

南北郊分祀之說非禮也其說起於漢儒不知古禮穿鑿附會後世因之遂多聚訟史記漢武帝郊於雍問

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由此觀之漢去古未逺當時亦止行祀天之禮漢詞臣寛舒等不能舉配祀之禮以對乃謂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為壇分祀之南北郊之説始於此後又引周禮大司樂之文附會其説以為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澤夫圜丘方澤之言此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别無地祇之祀又四書五經中凡言天子大祭

只曰郊曰禘並無南北之文此可以知漢儒之謬

凡禮必有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祭則以祖為主自祖以下皆從馬郊社之禮則以天為主自天以下皆從馬所以統於一也若尊地與天抗便非統於一之義

洪武中始為分祭繼以風雨不調改為合祭其諭禮部有云極陰之月不宜祭天極陽之月不宜祭地故改從仲春卜吉而祭夫無論陰月陽月只冬至沍寒夏

至溽暑露立於郊豈能終禮勢必跛倚以臨其不敬
非小失也仲春卜祭不惟協古禮亦且合天時人事
之宜

古禮王者一歲凡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
季秋饗五時迎氣惟至日其禮至大故稱昊天上帝
其餘則稱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古之王
者其治無為其禮儉約其靜也敬其動也簡故能無
日不與天相通後世每一祭天所費無算無敬天之

實而徒增事天之文是又不如歲一祭之之為愈矣周人以冬至日祭天蓋周人建子冬至常在十一月是以歲首祭天也明制於仲春祭天亦此意然不如孟春尤為至當不惟歲首又三陽三陰交泰之時也

南北分祀始於漢元鼎四年蓋因寛舒之說立祠汾陰謂之后土其後成帝建始元年因匡衡之言作南北郊廢甘泉汾陰祠既以風變不旋踵而復平帝元始中王莽疏如匡衡議又分南北郊已而更為合祭天

地共牢而食以高帝太后配三十年間天地之祀五徙由此觀之始於漢無疑蓋祖周禮大司樂之文也讀周禮大司樂之文曰若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禮若樂八變則地示可得而出曰若曰可得皆泛論合樂非真有是事

古不惟無分祀之禮並無合祭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謂之合猶有分之見者也萬物本乎天只一天字百神皆可

貫善乎魏莊渠之言曰天陽也君也父也陰不得與陽抗臣不得與君抗子不得與父抗斯言盡之矣

按漢唐以來千餘年間分祭者絶少即有好議禮者主於分祭而分則輒合亦其勢也蓋祭天主於誠不在禮文之數數人主歲一祭天猶恐其誠之未至況數數乎繁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難久此分祭終不可行也

建始中癈甘泉泰畤作南北郊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

拔折時中大木十圍以上者百餘成帝異之以問劉向向謂不可廢後成帝無嗣率復其祀按甘泉汾陰之祠未必合禮而變異若此葢國初所作高祖之精誠在焉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成帝荒淫敬天之意全無而漫作郊祀安得不召此變後光武再造採元始故事為南北郊甘泉汾陰不復祠亦不聞變異以此知開國之初其精誠為不可及也諆始豈可不慎

王莽合祭禮未為失但至比天地於夫婦共牢而食而又以高后配地祇則誠不敬之大者甚至孟春合祭之外復冬夏分祭而夏至之日獨奉高后以配尤為可訝

即魯之僭郊可知古無南北郊之禮何以言之葢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使當時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僭之而春秋亦必書之矣何竟不一見也書曰肆類於上帝禋

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而春秋所書亦云乃不郊猶三望則知當時周禮大約與唐虞相同祭地總在祭天中矣

祭天以誠為主自諸儒分合祭之論起而舉世相爭於儀文度數之末人主幾以祭天為禮家一套數而致恪致虔反不如好佛好道者之兢兢矣嘗讀宋寧宗嘉泰五年禮臣一疏具言郊壇中音樂之雜沓臭味之濫惡執事供役之垢穢奔迸有不可言者雖大禮

所在事繁人衆然必為之上者先無敬畏昊天之意故為之下者亦茍且怱畧至於此極試觀古者祭天不特王者七日戒三日齋即一國之中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是何等畏敬此所謂合萬國之誠敬以事昊天故祭則受福今之儒者不能以誠敬導其君并以誠敬教其下而徒屑屑焉爭儀文之末吾見其不知量矣

史載南燕主慕容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

至壇須臾大風晝晦隋煬帝祀天不齋於次至便行禮是日大風不能竟禮御馬疾驅而歸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天威如此奈何不敬祭天必配以祖考此古禮也愚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師教君成也若天子則當以天與親與師三者為主而均重今事天事親之禮郊禘備矣事師之禮春秋二丁殊不足以盡之中庸有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然則孔子不配天地豈非萬世之闕典耶竊謂

後王祭天地而議配斷當以祖考為主孔子為賔是亦禮以義起之事

祭天品物古今以來惟重一太牢故帝牛必在滌三月取其色取其角又加卜焉敬之至矣然愚以為此亦無可致敬姑以生人所享之極品為祭所謂祭用生者之禄也若以天視一牢不啻人身一蟣虱雖極其精潔可謂天之所享在是乎甞竊論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主則代天以子民者也人臣又皆寅亮天

工者也昔趙清獻公日間所行之事夜必焚香告天

人主以天地之心為心豈可終歳不一告之上帝乎

故愚以為人主祭天必當齋戒竭誠以終歳用人行

政之大畧為疏告天其餘諸臣吏部則具進退人才

之數戸部則具錢糧出入之數禮兵刑工及有職事

之人皆然疏尾人君則書奉天子民無敢怠荒之意

人臣則書一心為國為民無敢欺蔽之意其誠者天

降之福其不誠者天降之殃如此則不惟得敬天之

禮亦可警戒為君為臣使無逸豫庶幾不為無助祭天品物當以五穀及九州之貢物為主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五穀則又天之所生以生養萬物者也若九州貢物則王者威德所及以之祭天明能撫有九州之意若一州不服而無所貢則不敢以之祭天示不敢欺也不然誇多鬬靡於事天之禮何益乎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天子雖七廟其實亦五廟也天子諸侯之分雖不同然親親之殺則同高曾祖考四親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天子七廟其二為祧實止四親耳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公制禮在成王之世成王而上由武王而至太王正四親也故追王止於太王由此見四親之於人無貴賤一也

宗廟之祭所以序昭穆非特以别世次也蓋羣昭羣穆莫非祖宗一人之所遺有天下者能保有此羣昭羣穆勿翦勿戕使之歲時共見於宗廟所謂合宗族之

歡心以事其先王也今後世祭宗廟止天子主祭而宗族無與者所以待宗族者薄而所以待祖宗者亦薄矣積而至於削奪翦除惟恐不盡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

諸儒之說云古人廟制皆南向主皆東向蓋古人之户皆從東入以西為上也然此必時祭及時祫之時若大祫則羣昭羣穆咸在又有異姓諸侯助祭室中豈能容如許人乎人主向明而治則宗廟之主亦當向

南不必泥古也

或問古者祭必立尸於義何如亦可行於今否曰古人用尸取一氣感通之義然其禮亦頗有不便禮曰所使為尸者子行也則是以叔而拜姪矣古人亦微有未安故禮又曰凡為子者祭祀不為尸避以父拜子之嫌也然則叔獨可以拜姪乎蓋尸禮必是古人思念音容偶然倡此後世遂因而不革非必聖人所制禮也故朱子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

謂閉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又曰杜佑理道要訣言上古時中國與四夷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則尸無論不可行於今即在古亦非祭禮之至當也

按天子七廟之祭最難周徧陳氏禮書曰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一日而省眂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

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歴九廟則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不能勝若日享一廟則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因引王制之言以為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皆合享諸侯之禮春犆夏一犆一祫蓋間一年行之秋冬則皆合享犆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蓋古人亦慮犆祭難遍故制為此禮也然愚謂此禮雖善而犆祭

之日周遍終難夫禮以義起者也義苟可行則酌而行之何必拘拘於古其法莫若以卑從尊制為等殺孟春則祭於太祖之廟以高曾祖考合祭仲春則祭於高祖考之廟以曾祖考合祭仲夏則祭於曾祖之廟以祖考合祭仲秋則祭於祖廟以考合祭仲冬則專祭考廟而兩世室則併於太祖週而復始明年亦然為禮不煩而各廟皆可躬親且其所以制為等殺者又皆以子孫從祖考各以世次而非有厚薄輕重

之嫌也予於宗祭禮中頗言其詳未識議禮之家果能不至於聚訟否

程子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其祭皆須四代但疏數之節未有可攷朱子謂程子此說最得祭祀本意則愚所云以卑從尊制為等殺之說使程朱而在亦必有取也

古者郊廟之祭皆人主親行自漢以來禮制隳壞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

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雲宫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宫又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宫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祫禘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祫祭禮一次而已蓋鹵簿鄭重禮節繁多故也書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以繁重而反致不能親祭為兩失之矣後世議禮者亦務為可行慎勿拘泥古禮而反致有廢格之患也

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祝迎四廟之主以入王制曰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此大祭之祫也祫祭之文惟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

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殷祭亦大祫之稱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未有禘祭之文鄭康成因之乃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儒援此以証祫禘相因之説徐邈又謂祫禘相去各三十月祫禘紛紛幾不可辨矣史載唐睿宗以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秋又當祫祫禘同歲太常議

曰今太廟祫禘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為乖失紛錯如此可謂瀆亂不經矣

周禮天子祭諸侯必助祭蓋天子與諸侯既分國而治則來朝不能數數故制為禮法當其來朝之時即天子舉祭之時不惟一舉兩得亦以今日之諸侯皆昔日之功臣子姓故不敢以天子之威福臨之而直以

祖宗之靈爽臨之也今天子歲有時祭三年祫五年禘而王制適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文則是時祭之時大夫助祭祫祭之時卿助祭禘祭之時諸侯助祭朝聘之與祭法適相表裏也即使禮無明文亦可因之以起義況康成既有其說歴代因之亦何必以不載禮經為疑乎

按禘禮大傳謂王者宗廟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夫既謂之太祖則

其上無可推矣又安得有所自出之帝而配之乎蓋
古人最重宗法后稷之於帝嚳必是別子別子為祖
故周人祖之不及帝嚳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及其
既為天子之後可以祖天子矣而又以宗法不可亂
故仍以后稷為祖而帝嚳則特於禘祭之時一審禘
之此周之精意也不然則周人竟當以帝嚳為始祖
矣奈何別祖后稷而特設一禘祭之文多其曲折乎
按帝紀姜嫄為帝嚳元妃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慶都

生堯簡狄生契韋儀生摯今帝嚳不立稷而立摯是廢長而立少也蓋上古荒忽世紀難明此不可據而詩傳又有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為棄故既為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背謬書傳不可據也

祫禘之辯諸儒謂禘為禘其祖之所自出但配以始祖不合羣廟祫則羣廟之主皆合食蓋后稷為别子别子為祖故可以統其所當統之子孫若帝嚳則又有

帝摯相承為大宗不當統后稷之所統此禮甚當然使後王行禘禮時太祖非别子萬國諸侯咸在則亦不妨合羣廟之主不必拘拘於古制也

祫祭有二禘祭亦有二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此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此時禘也

康成一祫一禘自謂出於春秋魯禘及緯書夫緯書之

說固不足信矣謂出於春秋魯禮並無事實可證其言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影響穿鑿宜為諸儒所鄙

胡致堂謂禘禮即祫禮不當並舉但在天子則謂之禘在諸侯則謂之祫因舉諸儒之言以為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又云魯國當用祫以僭用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而無祫而孔子曰魯

之郊禘非禮其言亦是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義亦似天子禘諸侯祫大夫士則并祫不敢有事必請而後行故謂之干祫若如此說則國家行禘禮更不必行祫禮自無年月兩岐俱下之弊

愚按經文無祫祭之名祫只是合字之義曾子問曰祫祭於祖是言合祭於祖凡祫禘祫嘗祫烝之時皆可

謂之祫非於禘嘗烝之外別有所謂祫也春秋有大事於廟但云大事即禘亦未可知而公羊云大事祫也此亦公羊之言於經文無所據且終春秋魯無書祫者即他國亦無書祫者以此知祫只是合祭總名恐未必於常祭之外別所謂祫也

嘉靖議禮時席書黃綰之徒先後以大禮問於陽明陽明皆不答嗚呼此先生之亮識高節為不可及也當時大禮之議惟璁萼之論為得其正然使出自陽明

則當時後世又不知生多少議論矣此先生之亮識

高節所以為不可及也

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為體禮為用故禮雖未有可以

義起後世儒者止識得一例字聚訟之譏所由來也

陽明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其有

見於用修諸臣之非乎

籍田之禮甚盛典也然以觀近代所行則全為虛文矣

愚謂王者既欲知稼穡艱難則籍田之說曷不於苑

圃中行之時時觀穫如近日豳風亭故事而乃以文具行之先王之意荒矣

問朱子明堂圖說以為明堂制如井田南為明堂北為玄堂東為青陽西為總章四隅則遞分為左右个天子按月令居之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為太廟太室天子每季十八日居之其說何如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而為之圖說也愚意恐未必然蓋古人所謂明堂不過取向明而治之義以便於朝諸侯耳若按月

令而居則冬三月宜居玄堂太廟及左右个此時北風方勁天子正北開門恐大非順時保攝之義且天子至止百官皆從而居左右个則偏側不便亦非臨御之體古人恐不如是之迂腐也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若如朱子之說則寒之入甚矣且天子廵狩之制各處皆有明堂其所至皆有常期則其所居皆有常處不應一處明堂便悉備十二月之制也問明堂

之制畢竟當如何曰大約自當如朝廷宫殿之制百官扈從皆有食息寢興井竈湢浴之所即今之所謂行殿行宫也但朝廷宫殿當嚴密此則當宏敞以便朝見故謂之明堂耳何必另一制度穿鑿附會乎

諒陰天子之大事内盡人子之心外係臣民之望即位之首事無重於此乃後世卒廢格不行遂使三代而下俱為無父之天子予深痛其弊嘗極論三年喪之當復且為區畫禮制分為四節始死行受顧命之禮

又議臣民服制以親疎為等殺語詳春秋討論似可

舉行為人君者而有志復古此為莫大之舉矣

諒陰之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此古者人

君通行之喪禮本非甚難事後世儒者却看得過當

以為諒陰非古人不能行即冢宰一人非如伊周恐

不可托愚謂不然夫古人居喪不言非真閉口不言

亦非絶不與聞國中政事也特不受朝賀臨羣臣稱

朕稱制行禮聽樂耳至於國家大事二三大臣自當

造喪次密商商定則冢宰致嗣王之命以告於百執事故謂之聽於冢宰蓋小臣微賤不得輒至喪次面君也是人君雖行三年喪其於朝廷事原非廢缺冢宰原非偏任豈得以居喪不言及冢宰難任為不便而遂廢三年之禮故愚謂古禮之廢泥禮者廢之此言殆不虛也

人君行三年喪臣下多不欲者又有故蓋過泥四海遏密八音之說恐君行臣從多所未便故晉武帝欲行

三年喪傳玄不可曰主上不除而臣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予謂是亦有說高曾祖考之於人皆一本之親誼至戚也然以世系之遠近則不能無等殺之分況君臣以義合豈得以臣民嗣君槩為一例愚亦欲如本宗五服圖例淑為一格嗣君為一等其餘公卿大夫士庶為一等雖均服斬衰而有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别其餘卿大夫之當服者各以其類附庶情與義均理與事恊三年喪或有可復之

日也

禮記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義也言以義起如孟子言舊君有服之類是也陳皓訓比字義者非

天下至尊莫尊於君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居天下之至尊而先失禮於其至親本根撥矣其何能國故人君不能行三年喪而欲復三代之治者未之有也

私擬君喪五服圖

服	年月	等
斬衰三年		嗣王勳戚大臣
斬衰期年		文武臣一品至三品
斬衰九月		文武臣四品至六品
斬衰五月		文武臣七品至九品
斬衰三月		士庶人

右君喪五服圖此姑就今制約畧分為五等也若王者有志復古當如周室五等之爵因而為五等之服斟酌變化無所不可至於哭泣衰麻之節與夫飲酒食肉之禁亦當稱情量理議為定制使天下有所遵守

庶君臣之間不至恝然無情而服有等殺不至扞格難行也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者也故就論語所稱則有四科由此而觀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是即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義孔孟之後槩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夫伏生之徒不過文學中人耳乃歷漢唐以來儼然專兩廡之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為古今人所信服者固不得一與從祀

之列而概擯之門墻之外是止以吾夫子為一經生而衆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共作一堂衣鉢也無怪乎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之家必另為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為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隅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

愚意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具體大儒之外皆當分為四科妙選古今以來卓犖奇偉第一等人物盡入從祀如黄憲文中子此德行中人物也

張良李泌此言語中人物也孔明杜房韓范司馬此政事中人物也遷固李杜韓柳歐蘇此文學中人物也細細論定擇其中之尤卓偉而無過暗合於聖門躬行之流者舉天下通祀之其餘則各從祀於其鄉之聖廟他如已從祀之諸賢亦須辨其行誼學術功業之大小大者通祀於天下小者祀於其鄉庶幾一洗向來學究之習而成聖人大無外之教

從祀諸賢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此尤當在配

享之列者非僅僅從祀已也

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關侯顏真卿張廵岳飛之屬當在

德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之桀者反得竊之以惑

衆在二氏固為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矣

釋氏有佛法金湯一書凡古今人物有一言一事及於

佛或與釋氏一二人相處者即拉入集中惟恐其孤

而無助也在吾儒固收之不勝收然其間卓絶者亦

不可不收久久成習天下後世竟將以此種人物為

真非聖門人物矣

聖人之道固天下萬世至尊至貴之道然亦必俟時君世主尊之信之而後行則報本推崇之道儒者亦不可不講也愚意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如漢之高帝及孝武孝明宋之理宗皆不可不祀於聖廟前殿凡丁祭則先展拜於前殿而後入而成禮於孔子盖道重則尊信吾道者亦重此固報本推崇之道亦化導時君世主之一機也

魯哀衛靈衛孝齊景以及梁惠齊宣滕文魯繆皆能尊
信孔孟但未克耳似亦皆當議祀
凡一邑之中忠臣孝子鄉賢名宦義夫節婦凡得祀於
其鄉者皆得從祀於聖廟者也其不得祀於聖廟者
不得祀於其鄉是亦大道歸一之義
或問諸臣從祀聖廟則聞命矣其節婦奈何曰詩首關
雎易著家人婦德之訓莫備於吾儒矣此義豈可或
闕但祀於廟中無此禮則或當別立廟於廟側而遣

官祭之可也

凡為諸生者禮無不與祭今惟執事數人為太畧矣愚謂丁祭宜制為定法凡諸生決要助祭不至者比於歲考蓋既為聖人之徒而一年兩次拜祭猶有推阻則其人品心術亦可知也

吾人終身以聖人為師則聖人之祭終身當與者也乃世俗孝廉登科即謂之出學門自此終身不與祭何怪乎一入仕途即與聖人之道相背而馳也愚謂亦

當制為定法凡鄉紳在籍者皆隨本處正官助祭於

廟庶幾得終身歸往之義

明制丁祭惟府州縣正官凡上司皆不與此亦未是總

之自為諸生以上無一人不當與祭也洪武中釋奠

孔子時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祀而受胙帝

震怒停基等俸各一月葉龍泉為縣祀孔子羣吏竊

飲猪腦酒繫獄坎坷終身凡開闢聖明大有為之主

無不敬孔子者享國長久非無謂也

言夏謂國初凡城隍之神皆易塑像而為木主固善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凡所稱神有三天神地祇人鬼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塑像人鬼原有是形故可以象之天神地祇初無是形豈可妄為塑像耶

升士問然則孔子亦可塑像耶予曰凡塑像者謂其音容不遠則而象之可以起人愛敬增人思慕也如開國功臣及近代名公生祠之類皆不妨塑像孔子則

功德之盛如天如地難以形容且世代久遠音容難肖塑像恐瀆不如木主之妙也升士曰予嘗見蘇郡府庠文廟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像於傍似為得體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凡可塑像者皆當如此既無褻越之嫌亦盡想慕之道矣

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有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

而歌俱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為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獶雜子女觀者且以為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喪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況於有益乎

禮載四面之坐象四時先儒謂坐有四方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賔主不相對而坐僎於其間以見賔主之義也所謂坐主東南者坐東近南而面

西賔坐西北者坐北近西而面南主西向賔南向所謂賔主不相對者此也若如今禮賔主隅坐則仍是相對矣是禮主於敬主非尊賢矣介輔賔者也坐賔於西北坐介於西南南者賔之南也坐西面東非坐西南隅也僎輔主者也坐主於東南坐僎於東北北者主之北也坐北面南非坐東北隅也君子席不正不坐行禮之地而有不正之坐民何觀焉其三賔衆賔僚屬皆正向而主賔介僎又各隅向是八面之坐

非四面以象四時也嘉靖四年蘇守胡公改正其位立榜於學宮萬歷戊午仁和李我存守澶淵訂正頖宮禮樂亦改正隅坐之禮刋書流布盖國初會典舊圖原皆正坐正嘉重刋乃始更之或纂修者一時之誤而今遂各處相因莫敢改正亦可唖也

六藝之中禮樂為急射即次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男子始生即懸桑弧蓬矢自成童以至於耄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聖人

因而教之制為射禮李我存曰成周之以射教猶唐之詩賦宋之經義今日之制舉皆所以駕馭英雄使之斂才就法也故庠序以之命名有司以之教士周禮鄉師正歲稽鄉器黨共射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且將祭祀則射將養老則射諸侯來朝則射諸侯相朝則射燕使臣或與羣臣飲酒則射設為大射賓射燕射三禮而又將大射必行燕禮將鄉射必行鄉飲酒禮有

恩有義而後與之射以觀其德行故人樂而趨焉先王之教可謂委曲而多術矣以視校文之暗中摸索孰為優乎

射禮今典儀制甚畧雍志稍詳然亦未盡其妙惟李我存鄉射疏斟酌古今圖說詳盡竟可頒之學官以為射禮之式

思辨録輯要卷二十一